

*非合意(下藥元素)

*Bad Bad火車&神智不清的麥老師

沒問題的話→

「抱歉啊，那張給你用的椅子被別的部門借走了忘記要回來，所以——」

這便是為什麼麥迪遜會傻乎乎地一屁股坐上杰佛遜的大腿，回想起來，究竟是因為熬夜熬過頭，還是毫無防備的信任才會一點也沒懷疑的接受對方的指令？至於答案是什麼，他黏答答的思緒已經無法分神考慮……

一開始麥迪遜只是奇怪，如果杰佛遜把大腿讓給自己坐，那他自己不就沒辦法使用桌子了嗎？頭昏腦脹，對於自己的事，思緒似乎只能停留在最表層，不過早就記在腦中的觀念卻能直覺的寫出來，杰佛遜倒是一邊興趣富饒的看著那雙纖細蒼白的手一筆一筆的刻出那些鋒利精確的文字，一邊幫對方一顆一顆的解開那些繁瑣的束縛。

只有在解開領巾時麥迪遜才終於有點反應，這麼做不合禮節吧？麥迪遜停下了筆並將那隻手覆於杰佛遜的，但並不是很堅定，有一些猶豫，而杰佛遜又輕柔的握住那份猶豫——你我之間還需要什麼禮節呢？狐狸的吐息在麥迪遜的耳邊盈盈纏繞，揮之不去，於是他又迷迷糊糊地拾起了筆。

注意到有人進門是因為杰佛遜清脆的咂嘴聲，麥迪遜被嚇得暫時清醒，看著衣衫不整的自己他慌張的把衣服拉緊，幾個扣子想扣好手卻不聽使喚的一直出差錯，噓——沒事，沒事，繼續寫吧，沒事的，被這麼一安撫，原先的慌張和清醒全都煙消雲散，或應該反過來說，那迷迷糊糊的感覺又再度繚繞回他的腦袋，讓他對那個輕拍著他的背的人言聽計從。

恍惚間，他能聽到陌生的聲音好像說了什麼價格、藥效，什麼藥呢？杰佛遜頭痛的藥嗎？加在咖啡裡效果也很好，他看到陌生人瞇著眼揚起那陌生的嘴角，剛剛開口的人是杰佛遜，陌生人笑著回應說識貨之類的話，但是杰佛遜有把藥配咖啡吃的習慣嗎？資訊在腦子裡扭曲打結，墨水在紙上擴散，寫下的字跟他的思緒一起被暈開的黑色模糊。

似乎是注意到麥迪遜的不對勁，杰佛遜擺了擺手把商人趕出去，並讓人把門鎖上在自己出去前任何人都不得進來，麥迪遜皺著眉頭，無法思考的腦袋和無法隨心行動的身體導致了因恐慌引起的頭痛，一陣一陣得鑽著太陽穴，他試圖想抓住自己腦袋，但是去方向感的手只能迷路般的在耳朵旁空揮，杰佛遜有些心疼的吻著他的後腦杓，也不想想是誰下的藥這麼重，一隻手輕撫著麥迪遜的臉頰，空閒的手則繼續一顆顆解開扣子，杰佛遜的動作迅速且慎重，像是在拆禮物一樣，而麥迪遜的手則彷彿終於在汪洋中找到木板般死死抓著杰佛遜椅子的椅背。

見到胸口的皮膚後杰佛遜便將重點移往下半身，解開腰帶後杰佛遜把麥迪遜的腿抬高，布料在皮膚上的摩擦如蟲子爬過一樣的感覺和冷空氣突襲皮膚的恐懼感讓麥迪遜不適的扭動腰掙扎，馬褲被丟在辦公桌下，像是理解了身上人的動作杰佛遜在麥迪遜大腿上溫柔的搓了搓，掌心的溫度讓麥迪遜安分了下來，接著杰佛遜分開了麥迪遜的雙腿，還假惺惺地幫忙拉了拉小腿上的綁帶。

杰佛遜從貼身的口袋裡拿出油，因為已經被體溫加熱過上了手就能馬上用，修長的指頭在穴口仔細的塗滿了油才小心的探入，異物感讓麥迪遜肩膀震了下，才進入到第二個指節麥迪遜就反應激烈的搖著頭，喉嚨深處傳出模糊的呻吟聲，後庭也強烈的反抗著想將入侵之物推出，杰佛遜只能盡可能不讓進度倒退，然後一邊輕聲說著噓，噓，沒事的，等待麥迪遜適應。

好一陣子後杰佛遜才接著往裡頭探，指頭在裡面轉著一邊尋找對方的敏感點一方面也充分潤滑，接著進入第二根，杰佛遜轉換策略改成以摳挖的方式探路，這才終於找到那個足以讓麥迪遜瞬間弓起腰仰起頭撞上他肩膀的點。

第三根或許進入得太過急躁，讓麥迪遜張大眼睛和嘴大口喘氣，但在對方無法詳細表達意識的情況下杰佛遜也搞不清楚那究竟是疼痛還是快樂的意思，但在停止誇張的喘氣後麥迪遜開始會對指頭的動作以聲音回應，或許是感覺前面的付出得到回饋而起了玩心，杰佛遜開始像彈奏小提琴一樣玩弄麥迪遜的身體，將下巴埋在他的右肩窩，他的頭自然的靠在自己的左肩，往外用指關節在靠近穴口的地方刮著會發出像幼犬一樣的嗚咽，往最深處感覺要轉彎的地方用中指戳下去會發出吊著嗓子的嘆息，背貼著胸口，心貼著心，杰佛遜能感受到麥迪遜比自己還快的心跳。

玩夠了樂器遊戲，麥迪遜已經被折騰的滿身大汗，杰佛遜這才去碰了碰對方可憐兮兮地顫抖著的性器，不費力氣小傢伙便哭著繳械，麥迪遜喘息的聲音也跟著發顫還帶著哭腔，杰佛遜掏出手帕幫麥迪遜擦了擦臉上的汗水、口水跟淚水，以及剛才從雙腿之間流出的東西。

杰佛遜虛偽的吻了吻麥迪遜的耳尖，乖孩子，做得真好，安撫著每吸一次氣就會發抖的麥迪遜，他把麥迪遜的腿合上，穿過膝窩抬起將麥迪遜抬起背靠在自己肩上，經過剛才一頓玩弄麥迪遜雙手已經發軟得使不上力了但仍維持高舉過頭的姿勢，儘管麥迪遜並不重，但迫不及待的杰佛遜還是想盡快完成自己的準備，拉開馬褲那玩意兒便迫不及待的彈出來，將小瓶子中剩下的油一股腦全倒上去隨手擰了幾下，但因為量不少也算是有充分潤滑了。

扶著東西的前端，他慢慢的把麥迪遜放在自己的東西上，儘管是已經不太強烈的異物感還是讓神智不清的麥迪遜微微掙扎了下，雙腿的活動範圍從膝蓋被限制住，小腿生硬的踢了踢，一隻鞋子在這過程中掉下來敲到桌子再掉到地上，巨大的敲擊聲把麥迪遜嚇得稍微恢復了神智，等，咳，我，不讓麥迪遜說完，東西的根部已經完整進到深處，或許是意識到了正在發生的事產生了心理作用，麥迪遜先是乾嘔接著短促的大口吸氣，額頭和背上的汗水弄濕了襯衫加深了大腦認為自己溺水的意象。

杰佛遜捏住麥迪遜的鼻子，嘴對著嘴讓他能吸入自己的吐出二氧化碳，呼吸緩和下來後才放開手品嚐著對方的舌頭，淫絲為兩片紅肉牽起橋樑，麥迪遜失神地忘了合上嘴，杰佛遜輕笑著幫他扶著下巴，另一手穿過膝窩連帶著提起了臀部，放下時頂起自己襠部向上迎合，交合的水聲和皮膚拍打的聲音一次次地在麥迪遜的腦海裡響得特別清澈，羞恥心作祟使他無法控制的夾緊後穴，這反而刺激了杰佛遜的嗜虐心，突如其來的猛攻讓麥迪遜拉直腳背，腳趾一下爽得張開，一下又難耐的捲起，幾次以後潔白的襪子被汗水染暗，濕氣讓布料吃進了指縫間。

快感被逼至高點，麥迪遜發了瘋似地想碰觸性器，但杰佛遜只是更用力的抱住他的大腿，求求你，我想，讓我，懇求不得便開始搖頭，臉上能出水的地方全都出了水，他聲音發抖，不要了，停下，我不要，我害怕，杰佛遜改變頻率，慢但深入，不要害怕，去感受它，接受它，杰佛遜的聲音低沉並盡可能保持溫柔，這感覺會變好的，你能為了我保持嗎？

狐狸輕啄鳥兒的脖子，麥迪遜弓起背，後穴激烈的收縮著，窺探麥迪遜的雙腿之間，那裡除了汗水和前列腺液沒有別的液體，不給對方喘息的機會杰佛遜無情的繼續，等等，咳，我才-，不用太久就迎來了第二個高潮。

已經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麥迪遜黏答答的思緒徹底放棄了思考，寂寞的嘴感到不安的張開想得到安慰，卻只得到兩根指頭伸進來玩弄，但已經爽得神智不清的麥迪遜反倒像恢復了嬰

兒的吸吮反射般忘情地迷戀那兩根指頭，全然沒注意到門外的喧鬧聲和越來越靠近的「總統先生！」。

在工讀生強行闖入辦公室前，麥迪遜被安置在辦公桌底下，順著大腿內側流下的精液隱隱提醒著他被杰佛遜佔有的次數，經過幾次的乾性高潮麥迪遜的自律神經還沒安定下來，他無法理解也不想在乎工讀生報告的所謂緊急，寂寞的嘴巴只想快點找東西塞著得到安定，於是他爬上杰佛遜的大腿隨便舔弄在那之間的東西，然後抓著根全塞進嘴裡，無意識的行為毫無技巧可言，儘管牙齒刮著的感受讓人感覺不適，但臉頰裡面蹭著龜頭的觸感卻讓人怪上癮的，又或許是在人前進行這種背德的事增添幾分刺激，杰佛遜很快繳械在麥迪遜嘴裡。

杰佛遜沉著氣但語調帶著愠怒，出去，工讀生不解，但看著上司陰暗的臭臉也不好多說什麼，只能摸摸鼻子關上門，放鬆警惕後杰佛遜嘆了口氣，愛插嘴的壞孩子該怎麼處理呢？拉開麥迪遜的嘴角，舌頭像發呆的狗一樣掉了出來，上頭全是剛才榨出的白濁，麥迪遜的手還放在杰佛遜的膝蓋上，看上去順從又乖巧。

「不如去那個部門把椅子要回來好了，就把你綁在上面從頭學習社交禮儀如何？」